



1 4
1555
82

82



額氏家訓

宋本開雕



門 14
1555
82

宋本開報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本

顏氏家訓序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瞻山高海深常
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為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
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
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
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
公製作弘與眾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為懷
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烏煥擗宣蕞歲藪藥
偽鏢慙於計屢剡屢移程疋來等九字以示之

顏氏家訓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眾乃謝余合為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即定矣實愧孫炎之侶行即行焉云爾

序中王言義未詳



廉臺田家印

顏氏家訓目錄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第一卷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第二卷

風操

慕賢

第三卷

勉學

第四卷

文章

名實

涉務

第五卷

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

第六卷

書證

第七卷

音辭

雜藝

終制

顏氏家訓目錄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lis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顏氏家訓卷第一 述古堂影宋本重雕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
一本無今字 所以
今字 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

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介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尙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日索

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其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畱此二十篇以為汝

曹後車

一本作範介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

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

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傾聽音聲滋味以禮

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嗔說文咳小兒笑也

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導習

之矣凡庶縱不能介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

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

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

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

為恣其所慾宜誠一本翻獎應訶反笑一本至

有識知謂法當介驕一本慢已習方復一本制

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忿怒日隆而增

怨一本云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

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

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介當以疾

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

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
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
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
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
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
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
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
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
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
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
有衰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
言故不親授尔其意見
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
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
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

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
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與
與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
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
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
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
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
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

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
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
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
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
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此業自致
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母有
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
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
重者也不可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
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
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
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

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傷人之
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
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

兄弟之際異

一本作
易字

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

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
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
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
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

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嘯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嘯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其聚食必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

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
遂并命尔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
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
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
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閒骨肉
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
癬蚊蚋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
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
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
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
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
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
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
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

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謹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
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
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

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
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
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
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
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
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
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
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
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亦今北
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
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
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
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
為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
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
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
意兩字
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為薪略盡聞之輦蹙卒無

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

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徧
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
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每
人兩字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
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
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
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麋肉壻恨其
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
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
常字貧及

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余國不可使預
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
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
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
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
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
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

之遺風乎南閒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多
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
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絰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
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
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
生蒸民先人遺體其知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
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

饒妓勝誕育將及便遣闈豎守之體有不安窺
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
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
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畱
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
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
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而井

無異或猥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一本作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顏氏家訓卷第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顏氏家訓卷第一

風操

慕賢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

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
故聊記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
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亦必不可避
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
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
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
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
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

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
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
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
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
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
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
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
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
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

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余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

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近在議曹其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

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尙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尒彼此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尒几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

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東

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

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愷愷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須言闕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上十字無何便余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何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煩重感辱作取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

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八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荅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

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蔽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

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閒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

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余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

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

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閒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無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余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基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弔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谷道

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一本無亦

不論
二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冑在家畫瓦書符作諸馱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家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

姨兄妹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詔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八焉北朝頓

丘李

太上御名

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鎖

閉弗忍開八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

太上御名

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

春遇害

太上御名

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

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

尾戲截畫人以示

太上御名

而無他意

太上御名

愴然動

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招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

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尔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尔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

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尔便吐血數日而亡

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尔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作一字一本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只云來歲社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

後忌之日一本作外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緇緩綏兄弟竝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傷作召尔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

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尔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侖下交反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火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麤衣蓬頭垢

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死一本作怨字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

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

兵參軍李猷焉

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尔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交

一本作友

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

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闔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一本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

古知不足齋叢書

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
躡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
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
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
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
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
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

善人居如八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
如八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
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
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
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
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
不能此矣一本云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
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

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畱心也用其言
 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
 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
 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
 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淇亭民
 亦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
無典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
 法時云一本無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
字褒數時云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
字

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
 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
 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
 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自稍仕至
 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
 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
 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八建業臺門雖閉
 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
 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

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
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
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
文宣帝卽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尙能
委政尙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
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孝昭所
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
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
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

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斥
維主將鎮撫塲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
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旣代之後公私
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
亡之迹
啓於是矣

顏氏家訓卷第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顏氏家訓卷第三

勉學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
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
余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
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
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
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八人生在世會當

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
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
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
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脩學一本云便
謂爲足安
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
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
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

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
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簪車跟高齒屐坐
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
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
則假手賦詩當尔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
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
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

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尔之時
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
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
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
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
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
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
人庇廕當自求諸身尔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

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
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
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
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
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
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斤
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
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

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
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
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
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
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
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
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
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亦必有

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闔與孫武吳起同術執
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
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
臥余入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
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
被甲長弮彊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
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
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

私財不人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
 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
 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
 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紆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
 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
 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
 心明目利於行尔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
 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輒一本作旨

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
 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
 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
 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矍
 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
 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屣匱赧然
 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
 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同勃然奮厲
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
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世人讀
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
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
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
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一本作也吟嘯談諠諷
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迺誕軍國經綸略無施
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

所以求益尔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
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
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
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
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
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
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

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有廢日字

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

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

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

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

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

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逃

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

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

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

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

來不復尔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

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冝專於

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州之年必先八

學觀其志尙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

冠冕為此者則有何亂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

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

文相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

之在議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介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尙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

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窳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逃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竝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

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
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
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清談高論剖元析微
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
成俗之泊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
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
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閒復所
愛習故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
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
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
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
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
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
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
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
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
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

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一本作以痛寬此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

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尙能如此況其庶士

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

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

一本作勤篤梁世彭

作爲

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

荻尺寸然明讀書

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

孝

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

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

一本無義大夫字

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

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

廢業卒成大學

一本作卒成學士

官至鎮南錄事參軍

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

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

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

一本無書或字

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尙卒以漢書聞

齊有主

一本無主字

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

十四五初為闈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

誦所居卑未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

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

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

府後

一本作齊

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

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

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

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著忠誠

一本作以學成忠

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

經史未知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

為心父當以教

一本作學

為事

一本作教

使汝弃學徇財

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

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緼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羞一本有差失慙者多矣穀
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
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
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
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
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
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

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余聞吾此說初大
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
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荅書
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
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
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為許錄
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本作遂從來謬
音專旭當音專翽余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
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

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閭位謂以偽亂真余昔吾嘗其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挿桐乃成二字竝從手挿都統反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確

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餽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介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

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
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
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為富有春
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
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
誦者信褚詮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
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
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
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

況異代各人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
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

而輕之故此
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
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
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
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
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
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
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

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間
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
竝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獵音亢仇
舊是獵馭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
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
子蛄二音韓非子曰蟲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
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
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蛄音潰又非二音

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蛄字
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
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
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
或當卽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
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余案
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
形所以趣民事故念遽者稱爲匆匆吾在益州

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
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曰是豆逼余相顧愕
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士呼
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
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璿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
呼之爲鵓吾曰鵓出上黨數會見之色竝黃黑
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鵓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
檢說文鵓音分雀伯鵓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

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尊爲
露葵菜面牆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遣一士大
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
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
尔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
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
少能盡識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
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

顏氏家訓卷第三
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
歎曰不意乃余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書籍
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余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
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顏氏家訓卷第三

